

1. 狩猎课



卡列伊是在四岁的时候被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的。同时被赶走的还有她的哥哥多普蒙克。

被驱逐出家园的那天，卡列伊和多普蒙克就像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委屈和疑惑。他们实在想不通，昨天还温柔慈祥对自己体贴入微的母亲，为什么一觉醒来就变得如此薄情而凶悍？难道是一场什么奇特的噩梦偷走了母亲的记忆，使她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吗？

而自恃对母亲非常熟悉的他们，对此竟然毫无预感。

就在残忍地将孩子们扫地出门的头一天，母亲还带着他们俩一起狩猎呢。当时的母亲和平时没有任何异样。

哈拉湖草原因为生机盎然，所以危机四伏。

卡列伊的母亲是一位经验丰富、富有责任心的棕熊。在养育卡列伊兄妹之前，她已经成功地将多只幼崽抚育长大，可以说是为哈拉

心在旷野

湖草原棕熊部落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这样一位优秀母亲的精心呵护，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自打出生以来的四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惬意日子。四年里，他们先后跟着母亲走遍了大半个哈拉湖草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很多识别和躲避危险的技巧。他们跟在母亲身后，掌握了挖掘草本植物的根茎、采摘各种浆果、捕鱼等多种获取食物的手段。兄妹俩聪慧好学，进步很快。不到三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无须母亲为他们寻找食物了。

这次，母亲狩猎的对象是一只马鹿。

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到母亲抓捕大型草食动物的全部过程。

生活在哈拉湖草原的棕熊，基本上属于肉食动物。哈拉湖地区海拔高，既依托着雪山，又地处沙漠边缘，是典型的高原荒漠草原区，相对位于雪山北部丛林密布的北祁连山来说，这里生态脆弱，植被稀疏，仅仅在雪山和荒漠之间，零星地分布着一些森林。这里的棕熊很难单独依靠植物资源谋生。好在哈拉湖草原上有着丰富的有蹄类动物，比如青羊、野驴、藏羚羊等，它们成为棕熊的重要食物来源。

马鹿在这里也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动物了。相对于其他动物，马鹿、青羊之类的动物的肉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口感好，是棕熊十分喜爱的美味。尤其是每当冬天即将来临之前，哈拉湖的棕熊们都会把捕猎这些动物作为头等大事，丝毫不敢怠慢。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给身体内存储足够的热量、积累充足的脂肪，从而难以应对漫长、寒冷、食物匮乏的冬季。那个时候，多数棕熊都会进入冬眠状态，全靠自身储备的能量延续生命。

母亲是位优秀的猎手。卡列伊兄妹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吃到母亲为他们捕捉的马鹿。马鹿的味道真好。尤其是在秋天，膘肥体壮的马鹿能够快速地让自己身上蓄积起厚厚的脂肪，从而保证寒冬来临的时



候，能够什么也不干，母子三只尽管躺在舒适的洞子里，舒舒服服地挤在一起呼呼大睡，任凭外面刮着多大风，飘着多大雪，梦里全是满满的温暖。

品味到了青羊和马鹿的美妙之处，年少活泼的他们经常找机会到草滩上练习捕捉这些大型草食动物，希望能够早日像母亲一样，自力更生地获得这些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食物，体味一把猎手的荣耀，向母亲展示自己的才能。

但截至目前，他们还从来没有成功过。

哈拉湖草原上的马鹿或者青羊，拥有善于奔跑的体形和柔韧而强壮的四肢。他们那四只硕壮的大长腿实在是太有力量了。当他们铆足了劲奔跑的时候，简直就像是踩着一个弹簧在飞，而且耐力颇好，一口气能够奔跑几十公里，经常弄得那些垂涎他们、拥有锋利牙齿和尖锐爪子的食肉动物无功而返。

卡列伊兄妹俩最初的捕猎尝试盲目而莽撞。他们只要一看到猎物，早早就暴露出自己，呼呼地吼叫着朝着猎物而去。不等他们跑到最早发现猎物的地方，善于奔跑的猎物早就没了踪影。

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列伊兄妹俩的谋生技术也有了长进，他们的爪子和牙齿也已经能够威胁到大型草食动物了。有一次，他们俩还来了一次小小的合作。他们一个在后面追赶，一个早早就跑到前面埋伏。但他们的这些小伎俩，根本就逃不脱马鹿的眼睛。马鹿为了能够在充满杀机的草原上生存下去，早已经练就了精湛的识别和回避危险的本领。

而且，身为草食动物的成年雄鹿，虽然没有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但有时候面对棕熊等猎手，身材高大的他们并不完全处于下风。他们头上那巨大而坚硬的鹿角，是他们有力的进攻武器。特别是在他

心在旷野

们的种群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这些平时温顺甚至有些怯懦的草食动物，就会焕发出超乎想象的勇气与胆量，毫不畏惧地向那些善于搏斗和猎杀的肉食动物发动反击，并经常能够在战斗中给狼或者棕熊造成致命的伤害。

卡列伊兄妹就曾经遭遇过这样一只马鹿。当他们经过周密部署，驱散了鹿群，眼见着就要威胁到一只小鹿的时候，那几只已经跑到安全距离之外的领头的雄鹿竟然放弃逃跑，毫不畏惧地回过身，重新把小鹿保护在自己的中间，随后居然掉头，迅猛地冲向卡列伊兄妹，脚下飞扬起一团烟尘。

愤怒而勇敢的雄鹿们挥舞着头上的鹿角，仿佛一把大砍刀，噼里咔嚓向卡列伊兄妹俩一阵猛砍。

尚且年幼的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虽然喜欢马鹿的肉，可他们哪里见识过马鹿的刀呢？况且，那几只马鹿的个头像马一样高大，身体壮硕，在他们跟前，幼小的卡列伊兄妹显得矮小而稚嫩。

兄妹俩被马鹿的剽悍气势所震慑。不等马鹿杀到近前，便匆匆放弃捕猎，放弃反抗，变成了仓皇逃跑的被捕猎者。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幸亏他们当时反应敏捷知难而退，除了多普蒙克的屁股被马鹿的角划了个小口子，再无其他大碍。

就在卡列伊和哥哥多普蒙克由捕猎者沦为被捕猎者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在不远处的高地上晒太阳。她亲眼目睹了两个孩子的溃败，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屁股被马鹿顶伤，却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悠闲地斜靠在山坡上，乐呵呵地看大戏。

多普蒙克的伤好了以后，兄妹俩逐渐忘记了曾经的失败和恐惧，又多次尝试过多种方式捕猎马鹿或者青羊，偷袭、突袭、埋伏等多种战术都用了，但均以失败告终。



每当卡列伊兄妹做这种尝试的时候，母亲总是像个外人一样，悠闲地在一边袖手旁观，从来没有出面指导过他们，更没有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之中。

最让卡列伊纳闷的是，有一次，一只青羊已经被自己和哥哥追得无路可逃，慌不择路地跑向了母亲所在的地方。青羊已经跑到了卡列伊母亲的身边，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紧急掉头向另外一个方向逃跑。青羊当时太紧张了，转弯的角度也太大，被自己的蹄子绊了个跟头，脑袋几乎撞进了卡列伊母亲的怀里。母亲只要抬一抬手，就可以抓住青羊。可是母亲却像丢了魂似的，呵呵地张着嘴巴，眼瞅着那只肥羊从嘴边溜走。

兄妹俩便渴望母亲有一天能够像教他们寻找植物的根茎或者抓鱼那样教他们捕猎，哪怕是实际观摩一下母亲的捕猎过程也好。

然而，他们洞穴的周围是没有大型食草动物的。因为没有哪个食草动物会愚蠢到要和棕熊当邻居的地步。所以母亲总是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捕猎，而且还要趁着他们兄妹俩都睡觉的时候。

这一次，母亲看来是要向他们传授捕猎的秘籍，亲自为他们演示一下猎杀马鹿的技术要领了。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山，山谷里一片朦胧。卡列伊和哥哥像往常一样还在呼呼大睡，母亲就不断地用爪子挠他们的身子，拍他们的脑袋，强制性地从梦中将兄妹俩拽出来，然后就带领着睡眼惺忪的他们朝着哈拉湖边进发了。

母亲节奏舒缓，步伐轻盈，像是要带他们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尚未完全脱离梦境的兄妹俩懵懵懂懂地跟在母亲后面，疲疲沓沓地挪着步子，不时被脚下的石头或者坑洼绊个跟头，随即又叽里咕噜地爬起来，晕乎乎地追赶着母亲的步伐。

心在旷野

母亲一路上都很沉默，哪怕他们走得太慢，也不催促他们，更没有想过要回头看他们一眼，只管神情专注地走自己的路。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太阳逐渐在远处的雪山顶上探出头来，原野上的景致一点点地开始清晰。卡列伊和多普蒙克木愣愣地跟着母亲，翻越两道高高的山梁，蹚过三条河流，穿过了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的荒原地带，一路来到了哈拉湖边平坦辽阔、植被茂盛的草甸子上。

即将到达哈拉湖边的时候，母亲逐渐放慢了脚步，带着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走入了一片高高盖过头顶的草丛，时不时地悄悄探出脑袋朝湖边观望。

突然，母亲收住了脚步，快速猫下身，定定地潜伏在草丛里，连眼珠都不再转动。一只牛虻落在母亲的眼皮上，美滋滋地吸着血。母亲一定很痒、很痛，但她却毫无反应。

卡列伊和哥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度谨慎的母亲呢。出于对母亲本能的信赖，兄妹俩一头雾水地卧倒在母亲身边，惶恐得连鼻翅都在呼扇扇地颤抖。

卡列伊的骨节有点酸，她想吧嘴巴埋进母亲的怀里，寻求保护，可她却没敢那样做。周围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变成了一个异常脆弱的罩子。空气里面全都是危险，是那个透明的罩子在保护着自己。卡列伊担心，自己只要轻轻一动，哪怕是一个用力的呼吸，都可能把罩子震碎，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母亲纹丝不动地在草丛里趴了许久，才不易察觉地转了转眼球，又轻轻地扇了扇鼻翅，确定自己没有暴露，偷偷地直了直身子，探着头，把目光投向湖边的草滩。

紧张的气氛驱散了还残留在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身上的睡意。他们从母亲的行为中感受到了气氛的异常，模仿着母亲，把自己的身体隐



心在旷野

藏在草丛里，但脑袋却控制不住地想要探出去，呼吸局促地隔着草丛的罅隙向外张望。

被霞光点染出一层瑰丽色彩的草滩上，几只马鹿正在安静地享用早餐。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此时的草叶上正挂着晶莹的露珠，味道鲜嫩而甘美。

这群马鹿是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打深山里起程赶往这里的。他们要利用这一天里最美好的时机尽快填饱肚子，在太阳完全升起之前回到深山。否则，不仅是棕熊、狼等天敌会威胁到他们，躲藏在哈拉湖周边那些手握猎枪的人更是他们的心腹之痛。

马鹿是一种机警的草食动物。他们由于长期处于被猎杀的危险之中，天生就能敏锐地用心感知危险。早在卡列伊他们一家三口刚刚下到草滩上的时候，鹿群就已经隐隐地觉察到了危险的临近。

鹿群的首领最先停止了进食。他默默地扬起头，伸长了脖子，铜铃样的眼睛警觉地环视着周围。首领的举动很快引起了鹿群其他成员的注意，紧张情绪迅速在整个鹿群弥漫开来。所有的鹿都把注意力从鲜嫩的草叶上收回，抑制着进食的欲望，抬起头，屏住气息，借助风的力量，分辨着草丛里可能存在的杀机。

此时的风很柔和，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像一团浓郁却没有张力的雾，绵软地在旷野里徘徊游移，没有明确的流动方向，鹿群一时还难以从中判断出危险所在的具体位置。

经验告诉鹿群，越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信息，包含的危险系数也就越高。这说明你已暴露在猎手的眼前，自己却不知道猎手在哪里。

所有的成年鹿都高高地昂着脑袋，不安地扭着脖子，眼睛一眨不眨地四处张望。



年幼的小鹿从父母的情绪中感受到了杀戮即将临近的气息，他们本能地退缩到成年鹿群为他们构筑的保护圈里，不安地喘息着，无所适从地抖动着身体，似乎想要跑动，却又不知该跑向哪里。他们的个头太小，目光不足以越过覆盖着他们的草丛，而深邃的草丛的晃动，又加重了他们目光里的茫然。

几头有经验的马鹿试探性地假装靠近草丛的某一个方向，试图引诱猎手提前暴露自己。有的则佯装逃跑，突然向某个方向奔驰，然后又猛地收住脚步。

然而，除了和煦的阳光、柔和的微风以及隐隐在心中闪现的不祥，草原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太阳已经完全越过了远处的山头，悬挂在半空中，刚刚还显得清冷的光束也变得热辣辣的了。草浪起伏，草原上到处都闪射着刺眼的光亮，

母亲似乎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继续静静地卧在草丛里。

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卡列伊和哥哥感觉他们那稚嫩的腰都快要断了。好奇、紧张和兴奋的情绪在热辣辣的阳光下逐渐滋生出了几许焦躁。卡列伊有点怀疑地抬起眼皮，瞅了瞅稳如磐石的母亲。

妈妈没有理会她的注视，依然保持着刚刚卧下来时的那个姿态，像一块几千年都不曾移动过的石头。稠密的阿勒泰针茅在风的驱动下不住地摆动着，那带有细密锯齿的锋利的叶片偶尔划过她的眼睑，她也只是轻微地眨眨眼帘，两颗眼球自是岿然不动。

马鹿似乎也被这长时间没有目标的寻找所困惑，更为这没有方向可以落实的恐慌而厌倦。他们中的多数逐渐放松了警惕，垂下脖子，继续低头吃草。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太阳继续升高之后，草叶上的露水就会消失，那会影响到食物的口感。马鹿们不仅要吃好，还要及

心在旷野

早赶回深山，他们不能过度地浪费时间。

成年鹿的安闲情绪，快速地传导给了几只年幼活泼的小鹿。他们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草食动物应该拥有的基本警惕，似乎刚才只是经历了一个别人的危险故事，恢复了幼崽们固有的顽皮和活力，一边吃草，一边相互追逐、打闹。

隐藏在远处草丛中的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起初那种强烈的新奇感似乎也像草叶上的露珠，随着太阳的升高，很快就被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兄妹俩开始对眼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都觉得，母亲其实根本就不是计划来这里教自己如何捕猎马鹿的，而是要和自己玩一场躲猫猫的游戏。可是，自己就卧在她的身边啊，她怎么就没有意识到呢？

就在卡列伊兄妹和马鹿都被这枯燥的气氛折磨到厌倦而失去兴趣的时候，母亲突然就毫无先兆地采取了行动。

她的四只厚大的熊掌猛力地往下一扣，胖墩墩的身体随之像个炮弹一样弹射而起，闪电般冲出草丛，巨大的身躯瞬时就完全暴露在了已经麻痹的鹿群眼前，目标明确地朝着一头高大的马鹿扑去。

母亲的行动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卡列伊和多普蒙克根本就没有看出来她是如何起跑、怎样出击的。在母亲都已经冲到鹿群之中的时候，他们俩还以为母亲是受到了什么惊吓逃亡而去的。兄妹俩在原地痴痴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狩猎已经开始。

他们着急忙慌地融入到演出之中，呆头呆脑地跟在母亲后面毫无章法地奔跑。

似乎完全是突发事件，之前那漫长枯燥几近无聊的潜伏，此刻成了调动情绪的绝妙序曲，为卡列伊兄妹的血管里注入了强烈的活力。



仿佛有一根针，出其不意地刺入了他们敏感的神经末梢。兄妹俩奔跑时，憨憨的身体不时地产生不规则的颤动，好像脚下的草原已经接通了一根高压电线，牵引着他们向前突奔。

卡列伊和哥哥毕竟是第一次直接参与这样的实战，兄妹俩既兴奋，又有点莫名地紧张。似乎自己不是猎手，而是被追逐的猎物，四散奔逃的鹿群弄得他们目光迷离，不知道母亲会如何下手。直到鹿群已经完全在他们身后，他们才弄清楚了母亲的目标，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兄妹俩满怀期盼地努力跟在母亲身后，目不转睛地注意着母亲捕猎时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揣摩着母亲的用意，竭尽全力地向着被母亲盯准的那头成年马鹿冲击，幻想着自己也能够在这场战斗中有所贡献。

刚刚被枯燥折磨所麻痹的鹿群，被这从天而降的袭击搞蒙了。他们没有时间组织队形，就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连首领都晕头晕脑地朝着哈拉湖的方向奔跑。

母亲没有被鹿群的混乱场面所迷惑，她始终目标明确地追逐着那只早就被她认准的马鹿。

捕猎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追逐猎物的途中，母亲好几次都和惊慌乱跑的别的马鹿擦肩而过。卡列伊觉得，母亲几乎只要一抬掌，就能够获得猎物，母亲却全然没有被那些几乎近在咫尺的收获所引诱，依然目光坚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追逐。

继续跟在后面追逐一段距离后，连卡列伊也看出来了，那头被母亲作为唯一目标的马鹿确实和别的马鹿不太一样。

眼下虽然正是哈拉湖草原最好的季节，气候温和、草木茂盛、食物充足，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膘肥体壮、毛色鲜亮、朝气蓬勃。可是，

心在旷野

这只外表高大的马鹿内里却流露出沉沉的暮气。他那松弛的皮肤，遮挡不住两侧嶙峋的肋骨。他干硬的脊椎突兀地蜷曲着，无法随着他四蹄的运动而扩张或收缩，动作的幅度虽然很大，肢体却僵直而老迈。他身上的毛发稀疏、色泽黯淡，且因大面积脱落，在肚皮上形成了好几块秃斑，如同隆冬季节荒芜的草原。

显然，这是一只年老体衰的马鹿。

不过，这只年老的马鹿在最初的逃跑过程中依然展示了他作为一头马鹿的惊人的速度，快速地拉开了自己和猎手的距离。这给了这只马鹿以自信，他奔跑起来更加有劲了，试图在短时间内就把猎手远远抛在身后，粉碎她的自信，逼迫她放弃狩猎。

但母亲并没有因为这初期的落后而改变或放弃目标。她似乎知道自己和马鹿彼此之间的弱点，也知道各自的长处。她没有因为开始的落后就盲目提升自己的速度，而是稳健地保持着一个节奏，胸有成竹地跟在猎物身后，张弛有度地运动四肢，皮球样的身体柔韧地舒展着，死死地咬定目标。

果然，没过多一会儿，那只马鹿的速度就明显地降了下来，棕熊却依然稳健如初，他们的距离开始逐渐缩小。

卡列伊和哥哥的体力还不足以跟上母亲的步伐，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看到母亲已经快要追上马鹿了，他们都感觉到机会已经来了，到了百米冲刺的时候了。可是，母亲依然从容地保持那个节奏。

渐渐地，卡列伊和多普蒙克都看出了一点门道：看似漫不经心的母亲，只在一个时候会改变节奏，那就是猎物企图绕向草滩回归鹿群的时候。草滩上的鹿群已经被他们甩出很远，完全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于是，鹿群恢复了阵形。那只被母亲锁定为目标的老马鹿似乎也明白，如果能够回到鹿群，自然就能借助群体的力量获得更



多安全保障。

但是，每当他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母亲就会加快速度或者改变方向，有时还会发出恐吓的咆哮，牢牢地封锁住通往平原的道路，迫使他放弃回归鹿群的念想，不停地把马鹿向远处险峻的山顶上驱赶，让他只能按照自己提前为他设计好的路线逃跑。

马鹿的速度真是很快，他精瘦的体形、长长的四肢，一看就是个长跑运动员的坯子。尽管他的体力明显下降，速度也不如开始时那么快，但依然和猎手保持相当的距离。

身经百战的母亲依然没有急于提速，以免激发马鹿集中释放更多的能量，过早地帮助猎物逃到安全距离之外，而是继续老练地掌控着奔跑的节奏。

母亲好像并不是要猎杀那只马鹿，而是在和他进行一场不必计较结果的赛跑。

母亲动作从容，节奏舒缓，胖胖的身姿甚至透露出几分优雅。母亲十分冷静，她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距离之内，马鹿的安全感才不会被打破。有了这种安全感，马鹿便不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来逃跑，直至将他的体能耗尽。

这样的速度也为卡列伊和多普蒙克能够现场观摩提供了机会。兄妹俩还太年轻，他们起跑的速度很快，耐力终归不足。如若母亲早早发力，他们早就被远远地甩在后头了。

母亲确实是个好教练。她一边追赶马鹿，一边还不时地扭转头看看在一边当观众的一双儿女，鼓励他们跟上自己的步伐，不要错过捕猎的关键环节。

渐渐地，连马鹿自己似乎也相信了后面的猎手其实不是在猎杀自己，而是在和自己玩一种赛跑的游戏。只要自己按照她的目标奔跑，

心在旷野

就不会有危险。

但是，马鹿忘记了问自己一声，本次游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当马鹿远离了鹿群、远离了平原，逐渐上到山路的高处之后，他才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掉进这个狡猾的猎手精心为自己布置的陷阱里了。

马鹿在平原上算得上长跑健将，如果他早点拿出全部的本领，早就已经把棕熊甩得很远了。那样的话，他也早就回到自己能够充分发挥能量的平原区，甚至回到鹿群里了。但一到山路上，他的劣势便暴露无遗。

那个山坡上没有植被，全是布满了碎石的流石坡。松散的碎石，使马鹿的蹄子不时地陷进流石堆里。最可怕的是，他每走一步，都会将脚下松散的石块踢到山下，而上面的石头就会随之不断地向下滚动。所以他每向上走一步，都要向下退上半步。时不时还要摔上个跟头。

母熊却开始加快节奏，显露出了猎手的凶悍与果断。

她圆滚滚的身体似乎分外享用在流石坡上快速奔跑的感觉。她的四肢飞快地在滚石上挥动，仿佛一个游泳健将在大海里畅游，那些滚落在她身上的石头，似乎是一个个为她欢呼的浪花，彰显着她的勇猛，激发着她的豪情。

疲于奔命的马鹿能够感觉到猎手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一边艰难地在流石坡上跋涉，一边惊恐地不时回头张望，这恰恰浪费了逃跑的时间，不断加剧的恐惧，也在削弱他的毅力。

每回一次头，马鹿就发现，猎手和自己的距离又近了一步。每近一步，马鹿心中的恐惧就会增加几分。逐级增加的恐惧，使他的腿开始发软。原本粗壮的大长腿，看上去就显出了机械和笨拙。

马鹿似乎已经能够感觉到，猎手呼出的气息都把他的毛发吹得纷



纷乱飞。他那本来很厚实的皮肤居然都变得敏感了，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杀气正在向自己的体内渗透。

后来，马鹿的逃跑，逐渐变成了一种对自己形式上的安慰。还没有到半山坡，马鹿却又遭遇了新的意外。一块飞速而下的大石头砸在了他的一条腿上。那条腿顿时就不再听他使唤了。

马鹿绝望地跪在了流石坡上。

这场惊心动魄的捕猎实战演示，使卡列伊和多普蒙克醍醐灌顶，隐约明白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他们决定，明天一早就学着母亲的样子，去哈拉湖边做一次实战演习，用自己的劳动捕获一只马鹿，给辛劳的母亲送上一份礼物。

不过，他们的这一宏伟设想终将是没有机会实现了。



2. 逐出“伊甸园”

头一天吃了太多的鹿肉，多数血液不得不用来加速肠胃的蠕动以便很好地消化吸收食物，大脑因此有点缺氧的卡列伊和哥哥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一早，卡列伊兄妹俩打着饱嗝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没有像平时一样守在身边。他们揣测，母亲一定是像昨天一样外出为自己捕猎去了。今天母亲会给自己带回什么样的猎物呢？是一只青羊，还是比昨天那只还要肥壮的马鹿？

他们原本是计划要让母亲休息，由他们来寻找负责今天的狩猎任务的！

卡列伊和多普蒙克来不及擦掉口角边的涎水，便睁着惺忪的睡眼，摇摇晃晃地朝洞口走去。他们估计，母亲马上就要到达家门口了。母亲是那么称职，几年来，总是在他们睡醒之前回到家中。哪怕就是没有收获，也会在这个时候赶回家中，以防他们兄妹俩发生危险。

卡列伊和哥哥刚刚出了洞口，就看见两只硕大的公熊正从远处的



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了自己家的领地，并且一点点地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移动。

兄妹俩立刻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息将自己死死地裹在里面，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尚未成年的小熊都知道，成年公熊是自己最大的天敌。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杀死跟在母熊后面的小熊，几乎是每一头成年公熊都很乐意干的事情。多数熊的幼崽都死在成年公熊的袭击之下。

幼小的卡列伊兄妹不明白，这只是熊的一种本能。作为大型肉食动物的熊类几乎没有天敌，他们进化出这种本能，不仅是为了延续属于自己个体的基因，也是自我控制种群数量的重要手段。

对于这种场面，卡列伊兄妹实在是太熟悉了。他们从小就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危机。那些公熊仿佛对他们这些小熊有着天然的仇恨，只要碰到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向他们发动进攻。好在，母亲是那样勇敢而智慧，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她都能够想出各种办法使自己和孩子转危为安。有几次，眼看着公熊就要靠近自己的孩子了，继续逃跑已经不可能，母亲便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地 and 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公熊战斗。直到他们兄妹俩跑到安全距离之外，母亲才带着伤，摆脱公熊的纠缠，回到他们身边。

他们虽然有着捕猎马鹿的计划，但显然不可能具备抵挡成年公熊的能力。兄妹俩同时扭动脑袋，希望能够看到母亲就在身边。那是他们唯一存活下去的依靠。

真是不错。母亲还就在身边。她正端坐在距离洞口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母亲的胸膛挺得笔直，一看就像一个巨大的守护神。有了这样的守护神，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卡列伊和多普蒙克的心搁回了肚子里。